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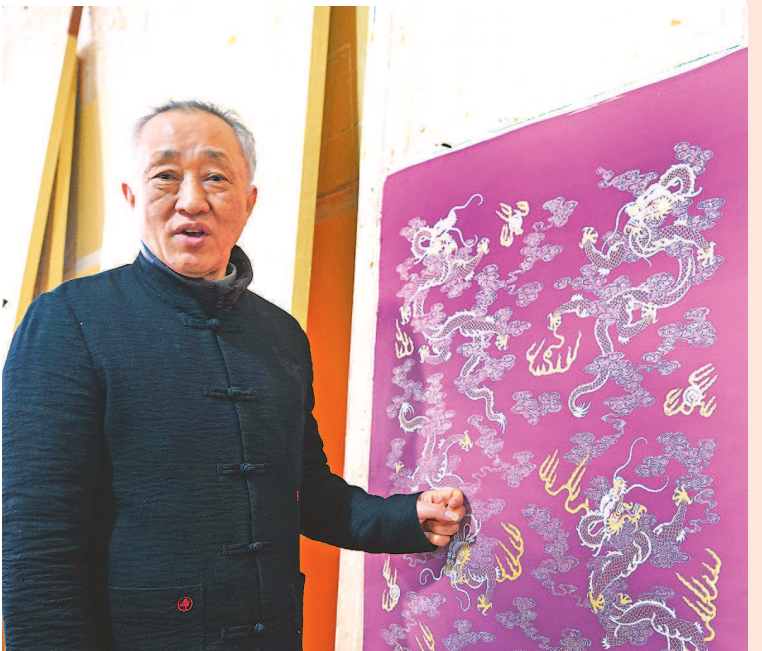
彩笺绚烂 匠心独运

——访上海非遗古法蜡笺传承人俞存荣

文体人物

造纸术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中国人对纸的痴迷由来已久，被书法家周慧珺称为“锦上添花九龙笺，纸醉金迷第一人”的俞存荣，就为传承和恢复“中国书画古法蜡笺技艺”奋斗了整整25个春秋。近日，这项技艺被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记者特意探访了俞存荣的“锦龙堂”，揭开古法蜡笺制作的奥秘。

正所谓大隐隐于市，锦龙堂位于普陀区南石四路的普通居民楼，隐匿于都市喧嚣中难得的清净所在。俞存荣的工作室和蜡笺制作车间相邻，工作室布置得紧凑，车间倒是空间宽广又敞亮，仅用于晾晒的房间就有三四十平方米。而外头制纸车间则更宽阔，俞存荣的小徒弟正埋头苦干，上浆、拖纸、晾晒一气呵成，刷纸、洒金也是手法娴熟。



俞存荣和他的九龙云纹宣

本文图片 记者 郭新洋 摄

起意当“纸匠”

俞存荣和古法蜡笺的结缘得从近30年前说起，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他正在日本求学。因醉心书画，慕名拜访了日本收藏家宇野雪村，两人相谈甚欢进而成为好友。一日，宇野拿出其收藏多年的乾隆仿澄心堂纸。纸有深红、明黄等五色，纸上有纯金绘成的花卉，绚烂夺目。宇野坦言这纸源自中国，日本没有这门造纸技艺，想托俞存荣帮他在中国采买。记着好友的嘱托，俞存荣托中国亲友多方打听，却根本找不到这种纸，原来在中国这一技艺也已失传，俞存荣这才萌发了要当个“纸匠”的念头。

说干就干，俞存荣当即开始研究起了澄心堂纸。发现这纸最早产于五代时期，纸质坚韧、帘纹细腻，并隐约有龙凤或是银锭状；宋朝时期又诞生了内外涂蜡，能防水防蛀的“金粟山藏经纸”；到清朝乾隆年间，才有了“仿澄心堂纸”“云龙纹笺”等，统称“蜡笺”。有了理论知识，当然还需实践探索。1993年回国后，俞存荣特地拜访了造纸前辈魏克锦，可惜魏老师仅懂洒金纸工艺，仿古蜡笺也不熟悉。俞存荣只得自己摸索。

执着25年

整整25年时间，从找纯天然植物染料，到调制宣纸的配方，制作蜡笺纸坯，再到制作手绘所用的金粉、探索金箔研磨的方法，俞存荣走遍了大江南北，拜访了无数前辈匠人，这才终于传承恢复了这门古法蜡笺技艺。

如今，古法蜡笺不但得到了陈佩秋、周慧珺等书画名家们的认可和喜爱，在国内销售市场广受欢迎，更远销海外，成为日本、

新加坡等书画家、书画商们青睐的纸质产品。然而，哪怕卖得再好，俞存荣也坚持不会省去一两道工序或是牺牲哪怕一丝一毫的质量去搞批量生产。他说：“古法蜡笺贵在全手工制作，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工匠高超技艺和非凡匠心。我奋斗二十年，就是为了传承恢复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技艺，为中国书画艺术用纸做一点贡献。”

本报记者 朱渊



染色



每一张九龙云纹宣都要经过俞存荣的仔细检查



描金笺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



全手工花鸟描金蜡笺局部

失传半世纪

古法蜡笺又称宫廷宣纸，手工描金银图案的蜡笺，色彩丰富，弥补了白底黑字的书法用纸的单调。蜡笺纸不但色彩绚烂，且会用24K真金制作洒金纸或是描金纸。蜡笺具有生熟两种宣纸的功效，纸质平滑、宜书宜画、润墨坚韧、色泽艳丽。据俞存荣介绍，蜡笺技艺创始于唐代，鼎盛于清代，迄今为止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可惜的是，这一古法技艺却在清末民初渐渐衰弱，在中国也几近失传有半个世纪之久。

别看仅是薄薄一张纸，古法蜡笺却需要经过13道繁复的工序，平均耗时1个月方能制作完成。其中全手工描绘、工艺最复杂的九龙云纹宣至少需要2个月才能完成一张。俞存荣边指导徒弟“拖纸”边介绍：“先要采用最优质的宣纸为胚，经过天然植物、矿物染色，填粉、加蜡，再在纸上洒金和描金勾银形成各种吉祥图案，才算初步完成。”



张玉书和他翻译的茨威格作品 人民文学社 供图



在中国，最懂茨威格的人去了。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消息，著名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张玉书于5日13点57分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离世，享年85岁。他翻译的茨威格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一代读者心中的经典。

张玉书以翻译茨威格作品而著名，他与这位“世界文坛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有着跨越时空的心灵默契。

茨威格出身富裕犹太家庭，青年时代在维也纳和柏林攻读哲学和文学，日后周游世界，结交罗曼·罗兰和弗洛伊德等人并深受影响。他与心理学大师弗洛伊德的友谊，也在其作品风格中得以体现。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以及人物传记，以其细腻的心理描写和深刻的人物塑造，向世人展现变幻时代中不变的真善美。

粗略翻读茨威格的小说，或给人留下风花雪月的表面印象。很多人认为，无论是《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是《热爱疯狂症患者》《雨润心田》等作品，生动好读，却缺少针砭时事的大格局。但张玉书坚定地予以否认，并告诉国内读者，“虽然他曾经犹豫过，彷徨过，但最后还是写出了《象棋的故事》和《昨日的世界》等作品，表现了反法西斯斗争终将胜利的信念。他是一个以独特方式抗击专制暴政，反对纳粹的斗士”。茨威格对欧洲深沉的爱，对光明不变的向往，最终让他在“精神故乡”沉沦于法西斯魔掌之际感到绝望，并终结了自己的生命。

在中国，热爱茨威格的读者，对张玉书的名字也不会陌生。张玉书对茨威格全方位的认知，不仅仅是熟悉其作品中的细枝末节，理解其作品的风格内涵，他对文学家本人的生活或性格也再熟悉不过。关于《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张玉书撰写过一篇《茨威格与“一个女人”》。其中他谈到：“有些学者发现，小说的主人公作家R和茨威格仅有一些枝枝节节的相似之处，诸如故事发生的场景和茨威格在维也纳的寓所相似，男主人公和茨威格年龄相同等。如果读者了解了茨威格自己的恋爱史，便不难在小说中这位陌生女人身上依稀看到他自己的‘陌生女郎’——他的前妻弗里德里克和他的‘巴黎恋人’玛赛尔的影子……”这篇小说也许是他对一生中向他报以真情的陌生女人的永久思念，以及对自己内心矛盾的诗意剖析。”

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室的全保明与张玉书有过42年的合作，对张玉书的离世，他深感遗憾，“1977年在北大民主楼顶层阁楼教室里以及后来在社里举办的学习班上，张玉书老师给我们讲德语文学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恍若昨日。他是我德语文学的启蒙老师，也是我作为外国文学编辑最长久的合作者，与他的合作几乎涵盖了我整个编辑生涯。”

据介绍，张玉书翻译的《茨威格小说全集》正在出版过程中，预计今年4月上市，可惜他本人却无法亲眼见到了。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华心怡

中国最懂茨威格的人去了

翻译家张玉书离世

